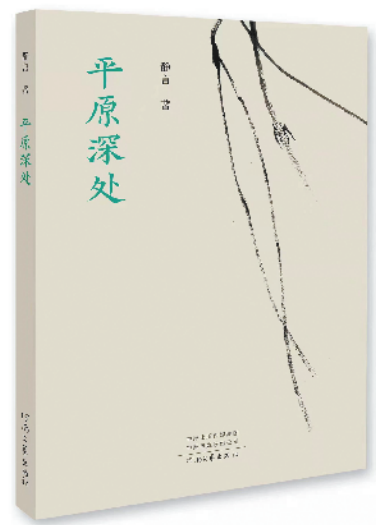


作家在线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我国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无法积累起雄厚的资本。王朝中央和地方政权的财政支出,主要靠农业的赋税承担。衣冠楚楚的农民,风里来,雨里去,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差不多都被官家收走了,他们祖祖辈辈过的都是忍饥挨饿的日子。对于这种悲惨的景况,不仅史料多有记载,一些诗歌也有生动的描述。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观刈麦》里所写的“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李绅的《悯农》里所写的“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无疑就是广大种田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人类生存在地球上,农民在地球表面种出的庄稼,养育了人类。从这个根本意义上说,农民才是全人类最原始的、真正的衣食父母。可是,他们虽然为人类提供了衣食,做“父母”的却往往是“种田的,吃米糠;晒盐的,喝淡汤;纺织娘,没衣裳;编凉席的睡光床,当爹娘的卖儿郎”。这样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生态群体,难道他们天生就是被榨取的对象吗?难道他们天生就

值得铭记

——静言《平原深处》序

刘庆邦

受穷吗?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久呢?他们有没有摆脱贫困的希望呢?好了,曙光初照,彩霞满天,到了2006年,开天辟地第一回,国家宣布,中国农民不再缴纳农业税,从此结束了“完银子,交公粮”的历史。紧接着,几年之后,国家又出台了新的政策,农民种地所收不仅统统属于自己,又开始给种地户发放种地补贴,谁家种的田地越多,得到的补贴就越多。也就是说,变化翻天覆地,完全翻过来了,种地不再交粮交钱,只要种地就得钱。这样的好事都好到天上了,让人做一个梦都想不到。好事该好到头了吧?没有比这更好的好事了吧?不,芝麻开花有尽头,人世间的万事没有尽头,更大的好事还在后头呢!这个好事的目标,就是全民摆脱贫穷,一起奔上小康之路。脱贫攻坚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前所未有的史诗性工程,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非常值得铭记,并载入史册。

静言的这部关于脱贫攻坚的纪实作品《平原深处》,就是作者作为奋战在扶贫一线的工作队员,参与脱贫攻坚过程的真实记录、心灵感受和重要收获。

历史浩繁,许多历史记载常常是粗线条的,哪怕是重大历史事件,也常常是一两句话点到为止。而文学作品细节化内容,正好可以以史书作一些不算多余的、有效的补充。静言的这部作品,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细节丰富,时代细节、环境细节、人物形象细

节、对话细节、心理细节等等,可以说俯拾皆是。比如作者所负责帮扶的贫困户老辛家,几年来的连续帮扶,作者对老辛家的脱贫情况了如指掌,积累了大量细节性的素材。比如有一年,大蒜价格高,卖得好,有经销商找到老辛,让老辛种大蒜,种出的大蒜全部由商家包销。第二年,老辛所种的大蒜成熟后,价格却低得出奇。经销商见无利可图,跑掉了,再也联系不上。阴雨连绵,眼看成熟的大蒜淤在地里没有出路,马上又要收麦,可把老辛急坏了。这时扶贫工作队知道了情况,他们紧急动员起来,所有队员都冒雨去帮老辛家收蒜。蒜是收回来了,可销路仍是问题。工作队想出的办法是,帮助老辛把新蒜分袋包装,用三轮车拉到县城相关机关单位门口,写块“爱心蒜”的牌子作为招徕,看看机关干部能不能买一些。事关脱贫攻坚,不但机关干部纷纷伸出援手,连过路的行人也积极购买。一车大蒜一上午就卖完了。老辛高兴了一下,一共卖了四千多块钱,大大超出老辛的估算。老辛数钱的手一直在抖,眼含泪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这年秋天,老辛种的花生成熟时,又赶上了连阴天,再次遇到收不及、卖不出的难题。还是包括静言在内的好几个扶贫队员,帮老辛把花生从泥地里扒了出来,清洗干净,想方设法卖了出去。

静言所在的县是河南沈丘县,近几年来,全县上上下下所有干部,几乎都投入到了脱贫攻坚的实际行动中。其

实,干部家庭虽说不是贫困户,但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各家各家的难处,有的干部家庭负担还相当重。但是,他们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为了帮助一些贫困户脱贫,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必须克服苦难,做出牺牲。而且越是在大雨、下大雪的恶劣天气,为了保证贫困户和一些留守老人、儿童的生命、财产安全,他们必须及时出现在老百姓面前,为弱者撑好“保护伞”。在节假日,他们本应该和家人团聚,却要带上慰问金和慰问品,走村串户,到帮扶对象家中坐下来,拉家常、慰问。按古人的说法,他们这样做是“致用”,也叫“事功”。是的,作为国家的公务人员,他们的“致用”和“事功”都是必要的,他们脚踏实地、尽心竭力地把事情做好了,我国的脱贫攻坚大业才会成功。相比“事功”,以文学作品形式把“事功”的过程记述下来,被说成是“用情”。不错,任何文学作品的形成,必须有情感的参与,没有一定的情感含量,就谈不上是文学作品。静言的这部作品在写作过程中倾注了不少真挚的感情,不少章节让人读来怦然心动。

在所有的社会活动中,“事功”者总是多,而“用情”者总是少。“事功”者不管做了多少事,立了多少功,如果不记录下来,写进书中,有可能很快就会被流逝的时间消化掉,变得不可寻觅。好在有心的静言既“事功”,又“用情”,以“致用”的精神,写下了这么一部“脱贫”的作品。若干年后,再读这部作品,它不仅对作者和读者有意义,对社会和历史也有意义。①8

人文逸事

风劲舟行远 德高气自华

——追忆儒者张云生先生

董素芝

庚子年的春节,是因新冠疫情首次居家隔离的日子,每天在手机上刷新着冰冷的“确诊数字”,体味着无端失去自由的压抑和惊悚。立春那天,天气阴沉的,上午九点多,我心血来潮,找了本《曹全碑》字帖准备习字,忽一闪念:张云生先生康复得怎么样了?他慈爱的声音似在我耳边响起:“素芝,不用挂念,我好多了,过几天就出院了。”

这是春节前看望云生先生时他宽慰我们的话。那天是腊月二十七,听到云生先生生病的消息,我和淮阳几位文化学者高金堂、范景恩、钱良营等去看望。到了医院,才听说云生先生进了重症监护室。我们都很紧张,进了病房,云生先生看上去却宛如平常,人瘦削了不少但很精神。见到我们,他依旧谦和地笑着,左手拄着拐杖,伸出右手与我们握手,说我们挂念了,这两天他好多了,很快就能出院。他一如往日的谦和与从容,让我们相信他一定能度过这一劫。

“一定好了,没事了。”我自言自语,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没想到,像梦是反的一样,就在立春那一天,2月4日下午6点多,微信群里突然传出一代书家、书界泰斗张云生先生驾鹤仙逝的讣告,惊闻噩耗,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在这病毒肆虐的立春,云生先生与亲友长辞了。

朋友圈的讣告引发文艺圈此起彼伏的悼念潮。在《记住乡愁》微信群里,云生先生远在深圳的胞弟——著名的装帧家、文艺鉴赏家及文化学者张进贤先生发了他去世前三天的视频。云生先生在女儿、儿媳的扶持下坐在床上,面前放一小案,瘦削憔悴的他仍手握毛笔在写着,他不时蘸蘸墨,努力把一个字写完。有声音在他身边响起:“歇歇再写,别累着了。”进贤先生解释说,病中的云生先生时而清醒时而迷糊,只要一清醒他就要写字,他的手抖得都写不成了,多笔少画,不大好辨认,细看应是“福寿”两个字。

一代书家以这样的姿态与世界告别,让我再一次肃然起敬,为他生命不息、笔墨不止的信念,更为融入他血脉的翰墨精神。

与云生先生相识在1998年,那时的我在淮阳县委宣传部新闻科从事新闻报道,而云生先生正受聘深圳书画艺术学院做书法教授。听说他从深圳回来,县新闻科组织名家专访,慕名已久的我因此有缘结识了云生先生。

云生先生的家在淮阳中学家属院,是上世纪70年代建的,红砖瓦房,他住的是三间出厦房子,有一个小院,小院西边种植着竹子和凌霄花,还有很多盆栽花。那年的云生先生已76岁,思维敏捷,身板硬朗,完全没有迟暮之感。他张罗着倒茶水,彬彬有礼,没有一点艺术名家的倨傲。在聊天中,他很认真地回答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从第一次见面起,他的谦和与长者风范就留在我的记忆里。

观云生先生的书法,既有阳刚之美,又有书卷之气,似见到一个“六艺”兼修的儒家贤人,一个胸怀大志、锲而不舍的求索之士,一个睿智、豁达的智者,既有儒雅贤士之风,又有仙逸之气。这与他的性格及早年苦读四书五经、研读六艺、博采众长是分不开的。刚正是他做人的基本基调和内核,敏感、睿智成就了他的柔美,也因此,近百岁的他仍有生命不息、笔墨不止的意志力。

纵观古今,有文坛双璧苏轼、苏辙二人既是兄弟又是知己、患难始终休戚与共的故事,又有“谢家兄弟有如双壁,交契宁非有宿因”的诗句,赞谢灵运和谢惠连相知相识的兄弟文学才华互相成就。让淮阳人骄傲的是这两对兄弟都与淮阳有缘,苏辙曾任陈州教授三年,苏轼也曾几次来陈,谢家兄弟也不陌生,祖籍皆为陈郡阳夏人。而今,用“双壁”形容云生、进贤兄弟也不为过。兄长儒雅、睿智、弘毅,“做字先做人”,他谦和的背后是刚毅、正大和包容,对文化的热爱融到了骨子里。其弟进贤性情外放坦诚,有一颗赤子之心,从1952年离开淮阳就投身艺术,矢志不移,成为我国文艺鉴赏家、著名装帧家。最可贵的是他博识而不失真意,始终把哥哥作为他的引路人。退休后,他用10年时间去梳理淮阳历史文化,整理出版了《陈国史》《淮阳人文探究》《淮阳成语故事》《长空星辉》等一系列淮阳史料,还为云生先生的书法作品出版了数个书法版本及纪念册,为淮阳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

2019年,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在淮阳拍摄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由我负责统筹。该片以淮阳古城文化为依托,以“羲皇古都 弦歌不辍”为主题,展示淮阳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河南电视台摄制组先后两次赴淮阳踩点并召开相关人员座谈会。调研中,云生先生青年时期痴情办教育的事迹被挖掘出来,那是1946年,处在国共“拉锯”之时,淮阳县的中小学全部停办,云生先生白手起家创办淮阳第一所私立学校,名“惜阴小学”。9月23日,河南电视台摄制组的导演和记者去云先生家踩点,97岁高龄的云生先生拿出刚出版的《张云生书法续编》相赠。当时,张老师要签字题名,考虑到他身体不太好,导演说不让他老人家题字了,老人不同意,热情地找出一只下水笔给我们一一签名。

回忆50年前创办学校这件事,云生先生明显很吃力了。他说,他平生最高兴的是为县里输送了一批教育人才。2019年12月10日,摄制组正式开播,设计了云生先生与两位高足弟子高金堂、范景恩三人围坐而坐畅谈交流的画面。三位八旬以上的文化老人定格于纪录片中,给淮阳留下了一组弥足珍贵的镜头。

遗憾的是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版本在审稿修改补录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不便,因一些镜头无法补录,未能在指定的时间播放,纪录片播出之时已是2020年3月下旬,云生先生已辞世一月有余。为弥补遗憾,摄制组在片中作了专门处理,对文化老人云生先生去世的消息破例作了报道。

摄制组还因迟播向关注纪录片的所有淮阳人及诸位参与者写了一封满怀深情的信《写在古城淮阳播出之际》:“《记住乡愁》第六季之古城淮阳‘羲皇古都 弦歌不辍’亦然。从我们调研阶段开始,无数位心系淮阳文化、铭记古城记忆的智者、长者、仁者为我们节目的拍摄倾注了心力、智力、物力。我们都是满怀感恩之心……”

今年是云生先生的百年诞辰,纪念先生的《根土乡情》即将集结出版,敬爱先生的我借此写一点粗浅的文字,为先生也为自己留下些许的纪念,愿先生安息!①8



张云生书写“励志”激励自己

翰墨情怀

建军节

星火燎原传有志,海田变化布流芳。持心达旦经风雪,纵目经春乐奋翔。莫忘前行真烈士,多思是厚珍藏。甘为子弟歌淳朴,苦练精神卫界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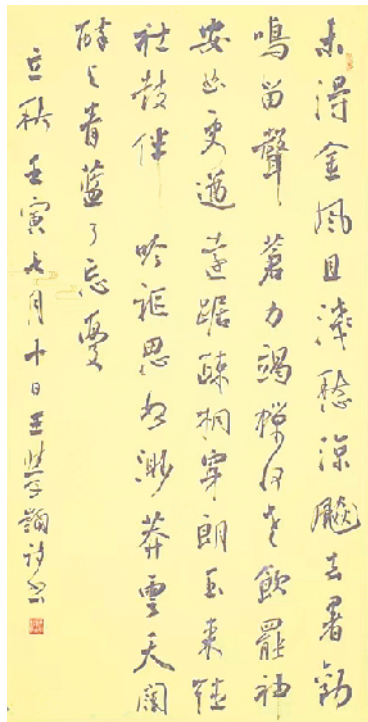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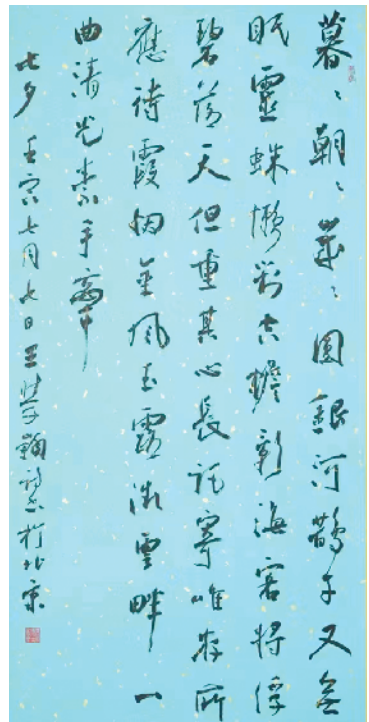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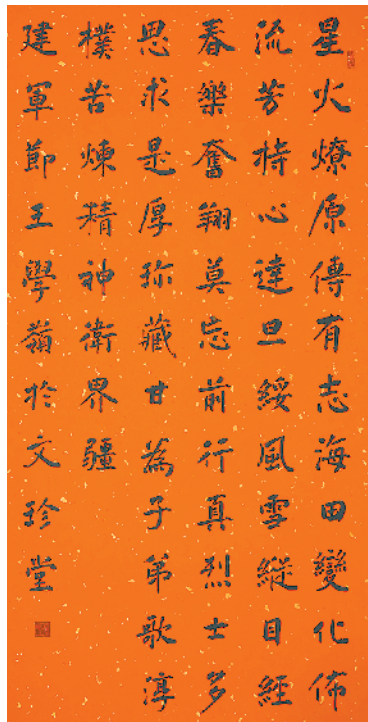
七夕

暮暮朝朝岁岁圆,银河鹊子又无眠。灵蛛懒对空蟾影,海客将浮碧落天。但重其心难托寄,唯存所应待霞烟。金风玉露微云畔,一曲清光素手牵。

立秋

未得金风且浅愁,凉飙去暑劝鸡留。声苍力竭蝉何老,欲罢神安曲更遒。远路疏桐穿朗玉,来听社鼓伴吟讴。思如渺莽云天阔,醉与青蓝了忘忧。

王学岭诗词书法作品欣赏



周口名人

梦想与绝唱

鹿斌

“日朗风清天地开,坡草如织柳如裁。二月颍岸望颍水,颍水西从烟树来……”十年前,我为颍水写了一首六十句的长诗。我以为,我的血液里早已融入了它的波光与涛声。

位于颍水之畔的沈丘为项之旧地。项,颈也。项之得名,正是因为其处在“梁宋吴楚之冲,齐鲁汴洛之道”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上。而颍水,流泽所至,阡陌纵横,人文荟萃。《千字文》的作者周兴嗣即是项人。

周兴嗣约生于公元469年。往前二百年,正是三国乱世,天下支离,社会动荡,却解开了文人身上的束缚。在北方,以“三曹”和“建安七子”为代表,文学创作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到晋太康年间,中国文学忽如一个乍解风情的女子,翩然出现在世人的面前。语言繁复,句式整齐,声律谐美,文学从来没有如此地千娇百媚。

“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到了南朝,文学又有了一个新的标杆。它讲究辞藻、音韵、对仗,讲究句法曲折、辞义含蓄、语言形象。而《千字文》就诞生于这一推崇声韵与节奏的时代。

四世纪之前,北方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301年,“八王之乱”爆发。307年,司马炽为皇帝,改年号为“永嘉”,吊诡的是,这一年号带来的却是长达数世纪的灾难。311年,匈奴人攻陷洛阳。从这一年起,在随后

的两个世纪里,中原地区无数的钟鼎之家、簪缨世族,舟车辗转,踏上了一去不返的逃亡之路,史称“永嘉南渡”。

“永嘉南渡”没有统一的路线,但上连河洛、下抵江淮的颍水却是最佳的选择。周兴嗣的祖上就是在“永嘉南渡”中迁往姑孰(今安徽当涂)的。

梁武帝萧衍,在千古帝王中,是一奇。他深通佛学,多才多艺,举凡书法、绘画、棋艺、弓马、卜筮、纬候,莫不娴熟。最重要的是他极富才华。他的七言诗,抑扬婉转,对唐代李白、杜甫、高适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他的推动和影响下,南梁文学呈现出繁荣的局面。有人评之曰:“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萧统、沈约、刘勰、钟嵘,以及江淹、谢灵运、丘迟、吴均、庾信,当然还有《千字文》的作者周兴嗣,莫不是光耀千秋的巨星。

周兴嗣25岁那年,受谢灵运举荐,当了郡丞。502年,萧衍建立梁帝国。周兴嗣的一篇《休平赋》,让萧衍非常赞赏。从此,他进入了萧衍的视野并被委以重任。他真正进入周兴嗣流芳百代的则是一篇绝妙文章:《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即流传至今的《千字文》。

“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当武帝把互不隶属、绝无重复的一千个字交给周兴嗣时,朝野含濡度陆,趋终迈贾者不可胜数。《宋书》的作者沈约,诗文兼备,是古代声韵学的创建者。此外,《文

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诗品》的作者钟嵘,《与陈伯之书》的作者丘迟,莫不是才思跌宕的人物,但得萧衍青睐的唯有周兴嗣。

我们无法透过一千五百年的历史烟云,近观周兴嗣魔法一样的组合过程。史书上一夜头白的传说,多了一些神奇的色彩。但我们宁愿相信这是真的,否则无法理解他怎样将钦定的而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一千个字,别出机杼,结成一篇文章天衣无缝的文章。节奏和谐,声韵铿锵,纳须弥于芥子,布星宿于浩宇,像林语堂评价苏轼所说,“人世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

有人将《三字经》《百家姓》与《千字文》相比。除它们都被世人用作蒙学教材这一点相同外,毋庸置辩的是,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思想上,《三字经》《百家姓》是识字课本,而《千字文》,璀璨九霄,缤纷百则,是诗章,是哲文。

早在周兴嗣16年谢世的江淹,相传梦中被神仙馈赠了一只毫端蕴秀,纸上焕彩的妙笔,从此文思如潮,默然不群。但江淹晚年,语淡句平,人谓“江郎才尽”。原来,他的五彩神笔又被神仙讨还去了。我们有理由认为,它已转到了周兴嗣手中。

历史上,自秦始皇到宋太祖,自朱洪武至清乾隆,莫不在探求将一姓之天下续传万世的途径。逼迫齐和帝“禅位”于自己的萧衍也不例外。

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即肇始于萧衍。从西晋“八王之乱”一直到上一朝的齐帝国,皇族之间为争权夺利的骨肉相残,让萧衍多了思考与探索。但是,他不知道以独裁与专制为本质的皇权是这些痼疾沉疴的病因,梦想以三教的经典治理他的帝国,消弭觊觎皇权的野心,雄图英算也就变成了妄想。而事实也正如此——守戒修行的他被叛乱的大臣侯景率军围困,活活饿死于宫中。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北宋儒家张载的座右铭。自古迄今,广大的仁人志士也像张载一样为家和谐、社会进步不断地做着探索。

而《千字文》最大的价值在于所蕴含的宏博的思想。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到“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馀成岁,律吕调阳”,这是自然的法则;从“推位让国,有虞陶唐。吊民伐罪,周发殷汤”到“坐朝问道,垂拱平章。爱育黎蒸,伏契戎羌”,这是仁政的大道;从“女慕贞洁,男效才良。知过必改,得能莫忘”到“罔谈彼短,靡恃己长。信使可复,器欲难量”,这是修身的基本……

《千字文》凝结了远哲前贤对世界的认知和思考,也包容了仁人志士对社会的梦想与追求。历史选择了周兴嗣,让他高歌歌唱,以黄钟大吕的声音,传扬千秋。①8